

红氍毹纪梦诗注

张伯驹著

中华书局香港分局

紅飀紀夢詩注

張
伯
駒
著

紅 旣 紀 夢 詩 注

張 伯 駒 著

*

出版者 中 華 書 局 香 港 分 局
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

印刷者 中 華 書 局 香 港 印 刷 廠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*

1978年7月初版

出版說明

張伯駒先生晚年因回憶自七歲以來，所觀亂彈崑曲、其他地方戲，以及他所演的崑亂，並戲曲的佚聞故事，寫成七絕句一百七十七首，更補注，名《紅氍紀夢詩注》，其後更作補遺，計二十二首，附於篇末，一併送交我局出版。這部《詩注》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戲曲史者不無裨助，故予出版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七八年六月·香港

紅氍紀夢詩注

序：甲寅，余年七十有七，患白內障目疾，不出門，閑坐無聊，因回憶自七歲以來，所觀亂彈崑曲、其他地方戲，以及余所演之崑亂戲，並戲曲之佚聞故事，拉雜寫七絕句一百七十七首，更補注，名《紅氍紀夢詩注》。其內容不屬歷史，無關政治，只爲自以遣時。但後人視之，則如入五里霧中；同時同好者視之，則似重覽日記，如在目前。於茶餘酒後，聊破岑寂，以代面談可也。甲寅初冬，中州張伯駒序。

第一部 余自七歲起所觀崑亂演員及各地方戲演劇

油布遮車駛鐵輪，端陽時節雨紛紛，飛叉大鬧金錢豹，凜凜威風欲奪魂。

余七歲，隨先君居天津南斜街，值端陽無雨，乘東洋車（後稱人力車，鐵輪，座爲椅，前兩木把，人於中挽之。）遮油布，不能外視，車把上插黃藍野花，以示過節。直駛下天仙茶園觀戲，大軸爲楊小樓金錢豹，亮相扔叉，威風凜凜。大喊一聲：「你且閃開了！」觀衆欲爲奪魂。後大街小巷齊學「閃開了」不絕。此爲余生平觀亂彈戲之首次。至今已七十年，其印象猶似在目前也。

洪鐘韻響落梁塵，三派程門一繼人，七十二沽新子弟，無時不道老鄉親。

程長庚三弟子：汪桂芬、譚鑫培、孫菊仙。孫聲如洪鐘，一句唱後，欲落梁塵。孫天津人，是以天津好戲劇者皆以「老鄉親」稱之。但孫得此名號亦有原因，因孫曾去烟台演戲，烟台有票友幫，勢力甚大，凡演員去烟台演戲，必須先去票房拜客送禮，演出始能順利；否則，或終場無一好聲，或票友手提一燈，將燈點着，出場而去，後之觀衆，亦隨而

去，至空場停演。孫至烟台，對票房疏於禮節，首場演出空城計，自出場至城樓，台下無一好聲，孫唱至末句「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」孫改爲「我面前只可惜對牛彈琴」，台下大譁，即令其停演，在台上磕頭陪禮。時烟台亦有天津幫，乃天津人在此地經商任職者，亦在觀戲，乃起而抗言，謂孫改唱戲詞，固爲非禮，但孫爲天津人，是我們老鄉親，而票房對其演戲，自始至終，無一好聲，就是藐視我們天津人。可於明日找一地方說理，武打文打，概所不計。此時已成僵局，乃另有觀戲者，出面調停，認兩方各失禮，次日由孫重演空城計，兩方言歸於好。次日孫演出空城計，自出場至終場好聲不絕。此後孫演戲，即將孫菊仙名，易爲「老鄉親」。余七歲時，曾在下天仙觀其演硃砂痣，當時即能學唱借燈光一段，至今其唱法尚能記憶。

張李齊名共一班，人人都去下天仙，白袍薛禮演來肖，街巷爭傳獨木關。

李吉瑞黃派武生，張黑武丑同班，在下天仙演戲。吉瑞拿手戲爲獨木關，一時大街小巷，齊學喊「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苦胆」之唱腔。

燕子身輕水不沉，念來口白尙鄉音，不平路遇多扶弱，疑是當年出綠林。

武丑張黑，身段矯捷，惟念白仍多鄉音，似爲京東人。性豪俠，相傳臘冬封箱，彼還家路

遇數盜徒，攔劫一商人，彼將數盜徒打跑，救護商人上路，人疑其爲出身綠林而隱於伶者。

天仙丹桂市東西，文武全班角色齊，許處專能袍帶戲，傳人應是白文奎。

天津南市大街爲最熱鬧場所，下天仙茶園在其東，丹桂茶園在其西。有一戲班經常於兩園演出，老生爲白文奎，武生爲薛鳳池，旦有時爲坤角，亦有時爲梆子旦角。當時袍帶老生汪桂芬派外，更有許處派，皆字正音長，絕少花腔，白文奎乃傳許蔭棠處之一派者也。

九陣風名已久傳，童時看演下天仙，泗州城劇花招好，渾似霓裳舞玳筵。

余七歲時在天津下天仙觀戲，大軸爲楊小樓金錢豹，前爲九陣風泗州城，打出手極爲精彩，以正在童時，甚愛看之。九陣風名閭嵐秋，爲武旦中之前輩。

童伶兩派各爭強，丹桂天仙每出場，唱法桂芬難記憶，十三一是小余腔。

當時有兩童伶：一小小余三勝（即余叔岩），譚派；一小桂芬，汪派。小小余三勝出演於下天仙，小桂芬出演於丹桂。余皆曾觀其戲。桂芬唱法已不記憶，小小余三勝演捉放宿店，一輪明月一字轉十三腔，名十三一。叔岩成名後，不復作此唱法矣。

買贈佳人金屋嬌，封疆擢任氣何豪！啓霖多事煞風景，却上彈章拆鳳巢。

袁項城督直時，慶王奕劻長子載振至津，項城本與奕劻爲一系，因善爲款待，命巡警總辦段芝貴專司其事。段爲設筵演劇，有女伶楊翠喜，色藝並佳，載振爲之顛倒，段乃以鉅金買翠喜並厚奩資以贈載振。振回京言於奕劻，段芝貴乃由候補道一擢而署理黑龍江巡撫。事爲御史趙啓霖所知，摺奏彈劾，載振遂不敢納，翠喜歸鹽商王某，載振以查無實據了結。段則另以他事革職，永不叙用。記余八歲時，曾在天津北大關茶園觀楊翠喜演戲，已不復記憶。段芝貴革職後，返回天津，彼來拜晤先君，余曾見之，穿元青外褂，無補服，戴緯帽，無頂戴。此亦戲劇中一史料也。

梆子皮黃共一班，永龍關勝衆人傳，元元紅與小榮福，鐘鼓樓東別有天。

記余八九歲時，先君任長蘆鹽運使，使署在鼓樓之東，使署西有元昇茶園，距署咫尺，余常往觀戲。武生紅淨程永龍，余曾觀其演古城會、水淹七軍、刮骨療毒、九江口等戲，程尤以收關勝著名，關勝被擒時，紮靠厚底靴，登上兩張桌子，磕子摔下，最爲警絕。旦角爲坤角小榮福，大軸子戲則爲梆子老生元元紅。此雖是一小茶園，而其聲譽則不在南市下天仙丹桂之下也。

韻醇如酒味堪誇，疑是清明醉杏花，皆道元元紅絕藝，轅門斬子勝譚家。

唐人詩：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」，杏花村即山西汾酒產地，元元紅山西梆子老生唱法，人謂其韻味醇厚，如杏花村之酒。有人謂其轅門斬子一劇，尤勝於譚鑫培。余曾觀其演轅門斬子，其神情作風，必極精彩。惜在八九歲時，不能領會。惟尚記對八賢王一段唱辭如下：「戴烏紗好一似愁人的帽，穿蟒袍好一似坐了監牢。登朝靴好一似絆馬索，這玉帶好一似網人的繩，不做官來不受困，食王的爵祿當報王的恩。」童時余還能學唱，後不知元元紅歸何處，梆子戲亦不再看矣。

雅韻國風昔尙聞，譚孫劉並鼎三分，歌聲更出行轅外，諡法人嘲楊制軍。

清末，天津有票房名雅韻國風，內分三派：一、譚派爲鹽商王君直，二、孫派爲鹽商陳子臣，三、劉派爲寶雁峯，頗極一時之盛。又袁項城任軍機，由楊士驤繼任直隸總督。楊性貪婪，極懼內，曾自爲聯云：「平生愛讀貨殖傳，到死不知綺羅香」。楊尤好唱二黃，有專司伺候之琴師。吾友陳鶴蓀曾爲其文案，即專陪其公余清唱者，傍晚歌聲時達行轅以外。楊歿於直督任，賜諡文敬。有人爲聯嘲之曰：「曲文戲文所以爲文，冰敬炭敬是之謂敬」，此亦爲有關戲劇史料者。

節到端陽入暑初，門懸龍虎避邪符，茶園戲看混元盒，致美齋嘗抓炒魚。

余十歲時，先叔任度支部郎中，居潘家河沿，余入京省視。時鹽運使署醫官陳華甫君亦來京，值端陽，陳君同余及友三四人去致美齋午酌，食抓炒魚，極美。街市熱鬧非常，商店皆門懸龍虎山天師符，各茶園皆演連本混元盒。余等飯後去廣德樓觀戲，當時情景，似猶在目前。

四思觀劇在童時，譚字高標紙上題，朱粲但看花臉好，不知誰是叫天兒。

余十一歲時，入京省視先叔嬸，偶過文明茶園，見門口黃紙大書「譚」字，時畫場已將終，乃買票入園，正值譚鑫培演南陽關，朱粲方上場，余甚欣賞其臉譜扮像，而竟不知誰是譚鑫培也。

供奉內廷最有名，時時涕淚感恩承，慈宮親點天雷報，演與今皇默默聽。

清光緒帝繼同治大位乃西太后那拉氏所主持。及光緒引用康有爲及「六君子」行新政，母子間積不相能。每遇宮廷慶宴，西太后則點譚鑫培演天雷報一劇，以刺光緒帝，謂其忘恩負義，帝觀之默然。在抗日時，余居西安，曾游蘭州，與王福山演此劇於西北公路局劇

場，台下堂客，竟有落淚者，此劇之移人可知！

宮廷供奉不尋常，幾得人間看一場？演出欲求譚貝勒，請安需要那中堂。

譚鑫培一號譚貝勒，因譚供奉內廷，外間少演出。尚書那桐最嗜譚戲，一日約其飯，求其外間演戲，譚曰中堂要鑫培演戲，須中堂向我請安。那桐即向譚請一安，譚乃於外間演一場，一時傳爲話柄。蓋按清制，大臣請安禮，對貝勒、郡王、親王始行之。此譚貝勒外號之由也。

汾河灣在縣龍門，合演譚王有定論，鄂語道來兼蜀語，那知抄手是餛飩。

王瑤卿清末與譚鑫培齊名，曾合演汾河灣，有照片傳世。按此戲入窩後，老生白：「講了半天，口渴了，有香茶來用。」旦白：「香茶沒有，有白開水。」生白：「拿來。」旦遞碗，生唱：「用手接過白開水，將水潑在地埃塵。」白：「腹內飢餓，有什麼吃的？」旦白：「有鮮魚羹。」生白：「好，拿來用。」旦遞碗，生接碗唱：「用手接過鮮魚羹，冷腥臭實難聞。」將碗交旦，打呵伸，道：「睏了。」旦白：「待我與你打掃後窩」，下。但瑤卿於生唱：「冷冷腥臭實難聞。」交碗時，忽問：「你要吃什麼？」譚說：「我要吃抄手。」王白：「窩內無有。」譚即打呵伸說：「睏了。」王說：「待我與你打掃後

窰」，下。王多問「你要吃什麼」一句，在內行謂之陰。生如對答不出，即被陰。而二人對答如係原辭，足見火候。湖北、四川謂餛飩曰「抄手」，王瑤卿亦未必知也。三十年前余過成都，有小食店名吳抄手，最著名。下午四時始開門，賣至子夜，余每日必往食，極美腴。凡過成都者必往一嘗。

離亭誰與送征鞍，胆怯心驚獨去洹，惜別親朋無一個，却教風義出伶官。

項城軍機大臣開缺後，禍福莫測，即連夜去彰德，長子克定亦即去，時親朋無敢送行者，惟京伶姜妙香親送至洹上村，居數日始還，不圖風義出於藝人。

棒字一評最允宜，武工原自有名師，老鄉親演硃砂痣，陪唱曾看拍板時。

王瑤卿於四大名旦各有一字之評，尚小云評爲「棒」字，以其武工最有根柢也。余十八歲時，居北池子，先君壽日演戲宴客，老鄉親演硃砂痣，是時小云始出科，陪演新娘子。余在台下觀，見小云唱時，尚於袖內拍板也。

皇子親來上壽卮，三千珠履盡開眉，南昆北曲無人賞，忍睡提神待碰碑。

先君壽日項城命寒云來拜壽，時寒云從趙子敬學昆曲，已能登場，但不便演，介紹曲家演

昆曲三齣。後爲譚鑫培托兆碰碑，時已深夜，座客皆倦，又對昆曲非知音者，乃忍睡提神以待譚戲。譚來後，在余室休息，雷震春事招待，與對榻，爲其燒烟。譚扮戲時，余立其旁，譚着破黃靠，棉褲彩褲罩其外，以胭脂膏於左右頰塗抹兩三下，不數分鐘即扮竣登場，座客爲之一振，惜余此時尚不知戲也。

獨占花魁三慶園，望梅難解口垂涎，此生一吻真如願，順手掏來五十元。

清末民初，坤伶頗極一時之盛。劉喜奎色藝並佳，清末演於天津下天仙，民初演於北京三慶園，以獨占花魁一劇最著，人即以花魁稱之，爲其顛倒者甚衆。一日劉演於三慶園，夜場散戲後，劉卸妝歸家，至園門口，遽有某人向前擁抱吻之，警察來干涉，某即掏出銀元五十元，曰：「今日如願矣！」揚長而去。蓋警察條例，調戲婦女，罰洋五十元。

當年艷幟競劉鮮，樊易魂迷並爲顛，垂老聲名人不識，一場空演翠屏山。

民初坤伶劉喜奎、鮮靈芝並稱。劉演於三慶園，鮮演於廣德樓，每出場皆滿座。樊樊山、易實甫皆捧鮮靈芝者。後喜奎嫁參謀部司長崔承熾，武清縣人，乃喜奎同鄉。鮮亦不見出演。某歲，忽見戲報，鮮於第一舞台演出翠屏山，計此時鮮當已五十五、六歲，余乃往觀，則座客寥寥，蓋時移世換，無人知其名矣。

才子張靈是後身，撫棺慟哭淚沾巾，拚將嘆鳳傷麟意，來弔生龍活虎人。

易實甫·順鼎，湖南龍陽人，號龍陽才子，自謂爲明·張靈後身，酷喜捧坤伶。民初坤伶劉喜奎、鮮靈芝、金玉蘭齊名。玉蘭病卒，易往其家弔之，撫棺慟哭，並挽以詩，內有句「拚將嘆鳳傷麟意，來弔生龍活虎人。」玉蘭家人大詫異，不知爲誰，因詢其車夫，乃印鑄局局長也。

要命彎弓足架肩，杏花仙是蕩魂仙，捧場文墨皆餘事，更賦瓊瑤坐御筵。

洪憲時，易實甫日於廣德樓捧鮮靈芝、張小仙。小仙擅演小放牛一劇，小放牛一名杏花村，故小仙有杏花仙子之稱。小仙纏足有武工，能扳左右兩腿，足架於肩，故實甫捧小仙詩有「要命彎弓足架肩」句。時項城賜宴瀛台賦詩，實甫亦與焉。

勝朝忍復夢昇平，每念慈恩涕淚零，惟有傳人余範秀，親承說戲失街亭。

譚鑫培最爲那拉後所寵眷，每念恩無不涕零，人民國尚偶出演於前門文明茶園，余曾聆其劇。總統府傳演，款遇不復似那拉后之優渥，時余三勝之孫余叔岩爲府內尉，乃延譚於庶務司司長王某處殷勤招待。譚向不收弟子，叔岩專學譚戲，乃經王說項，拜譚爲師，譚親

爲說失街亭飾王平一劇。譚字英秀，故叔岩以範秀名其軒。失街亭飾王平一角，後叔岩傳於余。

慈恩盛日忍相忘？凝碧池頭夢一場，此曲竟非天上有，苗搖亦復效周郎。

項城逝世後，時譚鑫培已年過七十，居家不再出演。廣西督軍陸榮廷來京，政府事招待，強譚氏出演，譚不得已，演洪羊洞一齣。陸本瑤族不知戲，譚演時，陸稍坐即去後面打麻雀牌。但譚演後歸家即病，旋逝世矣。

馬氏淮西大脚娘，坤宮正位配僧皇，當年安武司營務，花鼓親看鬧鳳陽。

淮西大脚自明已是，亂彈有鳳陽花鼓一劇。余二十一歲在蚌埠任安武軍全軍營務處提調，街上演花鼓戲，一男一女，跨腰鼓，頭盤髻，插花，大脚穿搬尖鞋，與亂彈扮像唱調無異，則知亂彈，每戲皆有由來也。

工半聲高久繞梁，字音莫論但聽腔，童時對戲無知識，敲骨求金看一場。

劉鴻聲唱在工半調以上，惟不懂音韻，字每念倒，只聽其腔耳。余在童時，曾於北京東安市場丹桂茶園觀其敲骨求金一劇，當時譚、劉、孫並名，但余在童時尚不懂戲，孰爲高

下，則不知也。

躡工台上最精奇，曾見宛城刺嬭時，一自顏衰嫌老醜，無人能演賣胭脂。

田桂鳳老輩花旦，多與譚鑫培伴演，清末頗負名，以賣胭脂一劇爲觀客所賞。後以年老色衰不更出演。余叔岩演戰宛城煩其偶飾嬭娘，余曾觀之，躡工台步極佳，刺嬭時跌撲更精彩，畢竟老輩之工力不同。

十三旦已久名馳，色相真教動一時，老年猶是英風在，台上曾看八大錘。

侯俊山號十三旦，擅長武小生及武旦，伐子都及八大錘爲其拿手之戲。多出演於張家口，京津少能觀其戲，年老已不再出演。記余二十五歲時，張勳壽日演劇，宴客，特煩其演八大錘。是日各名角皆有，台下座客全滿，余與張勳坐台上觀之，俊山演來極爲賣力，戰四錘將，至爲精彩，雖已老年，英風猶在，蓋亦因張之壽日，各角無不精神奮發也。

噪高專唱噴吶腔，更多腹笥不尋常，堪誇好學陳家婿，禮聘班中做戲囊。

李順亭號大李五，噪左音高，專唱噴吶腔，能老生戲極多，有戲包袱之稱。余叔岩倒噪時甚窮困，多賴其岳父陳德霖周濟，助其學戲。叔岩極好學，凡老輩及與譚鑫培配角下手場